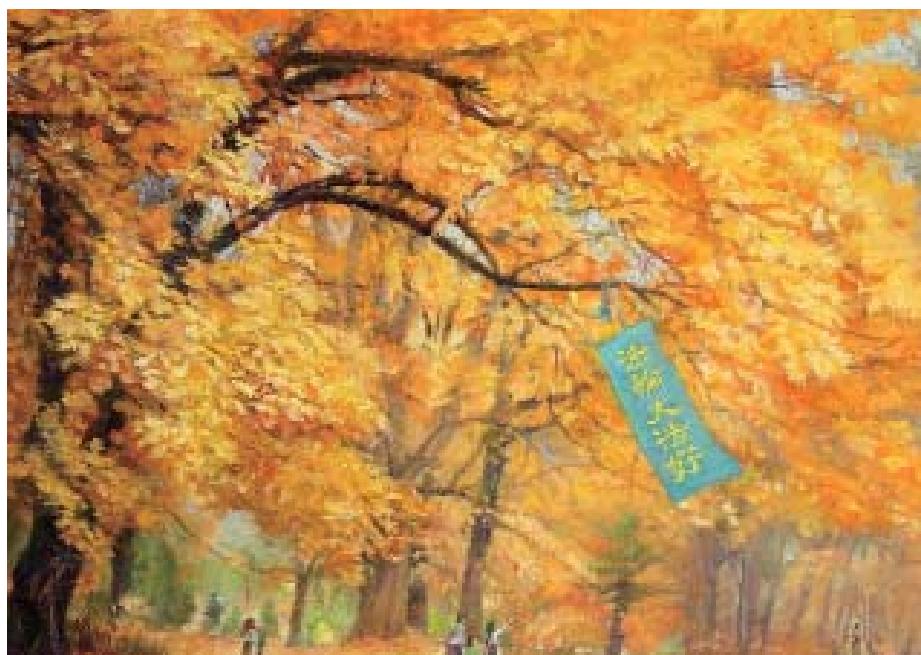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明慧网第十二届中国大陆
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3)

2015 年 11 月 26 日

明慧网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详细内容

明慧法会 | 修己救警察

明慧法会 | 营救同修 整体升华

明慧法会 | 作为协调人的辛酸与快乐

明慧法会 | 身为警察 在客车上讲真相

明慧法会 | 意如金刚修大法 家庭改变万事兴

明慧法会 | 带头做与默默配合

明慧法会 | 修己救警察

文：大陆大法弟子 若水

时间真快，一眨眼今年的法会又到了，这个高兴啊！心想决不能再错过今年的法会了。克服了懒惰和畏难情绪，不执着明慧是否刊登，认真写出自己几年来修炼的心得和感受，最主要的是找出自己的不足和差距，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共勉。

我从修炼到现在，已经将近二十年了，从开始的一帆风顺，同修公认的根基好，悟性高，到近三年时间遭到反复严重迫害，从中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呵护。在反迫害中放下生死，放弃对世间的一切执着，全力救度众生的过程中走到了今天。艰难中感受到了大法修炼的无比伟大、神奇和快乐。

救警察

三年前我因追找恶人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之前我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的，但是对中共对大法迫害的残酷和非理性认识不足。过程中有三次机会我可以顺利的离开，但是我不肯离开，知道面对的将是被绑架，我也要等在那里为自己、为大法讨一个公道。结果我被抄了家，恶人抢走了大量的真相资料和设备，还有许多现金，给我之后的修炼和证实法造成了莫大的困难。

我被关在铁笼子里，戴着背铐、脚镣，他们说我“反抗”。我在进入派出所的第一步，一个念头打进来：“不允许任何人动我一指头！”我就是来讲真相救这些警察来了，我也不用着急回家，谁也关不住我。平时发正念除恶是远距离，还要隐蔽自己，现在好了，就堂堂正正的坐在你旁边发正念，把操控你的那些邪恶因素清理干净。

笼子上面就是摄像头和录音设备，那时的我，没一点害怕，心想这样正好，我在这里讲，你们所有的人都在上面一边看一边听。几个小时以后，警察们三三俩俩的来了。开始是来审问，后来是来说服，再后来是来劝解。他们说，从你家里抄来了那

么多东西，你有的是钱，你不学法轮功，好好过日子多好！那么多钱想干什么干什么，想上哪玩上哪玩，学那个干什么？

我知道，这些人来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按照背后的旧势力利用的安排来考验我，看我是否能放下名利、生死和人间一切；另一个就是来找真相、听真相的。我的心里很清楚：我是李洪志师父的真修弟子，我要放弃世间一切走向一个伟大的神，我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它们不配考验我，我要走的是师父安排的路，我要像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一样做好。

我不管这里的警察什么态度，来干什么，他们今天来了，就是我要救度的众生。不是都说我口才好么？那我就发挥我所有的能力，清除背后的一切干扰因素，全力让他们了解真相吧。

于是我从法轮功修“真、善、忍”开始，讲到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我自己修炼时间不长许多严重的疾病都不翼而飞，身强体壮；不少得了绝症的，象白血病、癌症等炼功都好了；严重的不治性出血性疾病，比如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等都不治自好；甚至一生的高度罗锅都能直立起来，大法修炼，祛病健身有奇效，这是公认的事实。

这些他们全都认可。

然后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又讲了“善恶有报”是天理，现在已经到了“天灭中共”的时刻，三退保命保平安。你看看薄熙来、王立军，就应该知道善恶有报是绝对的。他们都是江泽民的迫害法轮功政策的具体执行者。现在都锒铛入狱。

你们自己看看自己，掂量掂量，他们的实力你们哪个能比？薄熙来要后台有后台、要权力有权力、要钱有钱，现在还不是被判无期徒刑，关进秦城监狱！王立军是你们公安人员的所谓表率，手段多狠哪。还不是怕被薄熙来灭口，不得已闯进美国领馆寻求庇护。你们要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沦为替死鬼的悲惨角色，那就会永无出头之日，家人孩子怎么办？

我讲完后，当时在场的三个人，两个保安和一个警察立刻让我给他们起了化名做了三退。

第二天，那个给我戴背铐的警察从上面下来，再没有昨日的凶狠模样，像个小媳妇一样的，态度很不自然的来到我跟前，说：“我就是昨天给你戴手铐的那个……”

我愣了一下，心想，一定是他在上面从监听器中听明白了我讲的真相，也想让我帮他保命，我不由的笑了，说：“你多危险哪，你最危险了。你是不是部队转业来到公安的？”因笼子和手铐、脚镣已经让明白真相的保安打开了，他示意让我从笼子里出来，因为在笼子里说话上面的人能通过监听器听到、看到。我出来坐在一个沙发椅子上。他说他是从内蒙部队转业到这里，刚刚一年。我说那你一定是党员了？我也是部队退休的，你我在这里相遇，缘分可不浅哪。这样吧，我也帮你一个忙，给你起个化名退出共产党吧？他点头同意。

我为何被迫害？

夜深人静后，我先发正念除恶，然后仔细的一点点的向内找。我悟到，大法弟子之所以受迫害，很大一部份原因是自己修炼上存在不足，被旧势力抓住把柄不放。只要你能在关键时刻坚定正念，没有怕心，就会在师父的帮助下破除邪恶，使迫害遁形。师父说的上面两句话，那是大法弟子反迫害的法宝，做到其中一条，邪恶必败。

坐在老虎凳中，思考着修炼上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发现很多事情平时也知道，就是不能全部去掉它。比如说：嫉妒心、显示心、欢喜心、情等等，我习以为常，并不严格要求自己，抓住一思一念的把它修去。比较严重的还有只想听好话的心，不让别人说的心，修炼不向内找，专看别人的不足。这些问题别人都不是太严重，在我这里就很明显。根本原因就是自认为自己比别人对法的理解深，悟性高，甚至觉得层次比别人高，觉

得自己有责任去帮助悟性差的，要对别人负责任，从而不修自己，老是修理别人。现在可好，旧势力就想办法来修理我了。

再一个原因是，近段时间不太注意发正念，原来还坚持着每天晚上的四次针对本地邪恶发正念，现在已经很久不发了，甚至连每天四次的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的时间都坚持不了，经常出现发正念滞后，意念不集中，自己知道存在这些问题，就是重视不起来。发正念是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之一，不按师父的要求做，给了旧势力迫害自己的理由。这是导致被迫害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现在我还找到了更隐蔽的执着心当时没找到，即自己存在变异思想和观念，那就是侥幸心理。原本是去追找恶人的，那么追找恶人就要防范迫害，做到有备无患。我家是个不大不小的资料点，家里什么机器都有，还有很多随时要用的现金，也是一个五人学法小组的学法点。因为存有侥幸心理，事先没把家中设备和资料收拾妥当，也没和同修协调，这样让邪恶抄家时使得大法的资源和物资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虽然在后来面对邪恶时，想办法保护了同修，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让邪恶没理由再去查找其他同修，但自己的侥幸心理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这是严重的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同修不负责任，对大法不负责任。

此外自己还有优越感和看不上别人的心，看到同修的缺点和执着心，不是善意的、慈悲的、和风细雨的、一切为同修好和考虑同修的接受能力慢慢的道来，而是疾风暴雨般的口不择言，还经常觉得自己可能是道家的，以修真为主，说真话不必绕弯，还有什么“真理就是赤裸裸的”，还有什么“刀子嘴豆腐心”，借口那是为了同修好。可是实际起到的作用是相反的，使得同修受不了。这显然就是没有修出慈悲心的表现，和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的极端自私的外在反映。

师父的关怀

随着向内找和高密度发正念，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派出所的警察们态度明显变好，没有了手铐脚镣，夜晚值班警察还把自己的被褥让出来让我用，他自己拿个大衣躺在门口的长凳上。

朦胧中我看到了一个厚厚的粉红色的大墙，忽然从下方裂开，打开一个厚厚的小门，我顺着这个门出去，有一条柏油马路，马路中间密密麻麻的都是一些象苍蝇一样的机器人，两个翅膀着地，立着站在马路上。我立刻发正念铲除它们。可这些东西越来越多，地上天上都是，铲掉一批又来一批。我长时间发正念清除这些邪恶因素，可是清理不完，铺天盖地。我开始想念同修了：如果大家知道我身陷囹圄，一定会发正念来帮助我，这些邪恶就会被清理干净……我感到疲劳，但是不敢放松，一直在发正念。道路向前延伸，邪恶少了。再往前，邪恶消失了。这条路好漫长，我不停的向前冲去，心中知道这是师父救我的路，但这条路上邪恶很多且漫长，我必须用正念闯出去。

再往前，柏油马路消失了，接下来的是一条窄小的土路，再向前，这条路的尽头是一棵开满鲜花的大树，树不高，但树冠很宽大，开满了浅粉色的桃花，那应该是一棵桃树……

这时我醒过来了，知道了师父救我出去的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旧势力一路安排了很多邪恶在等着我，但是最终结果是非常好的。我心中感谢师父，并鼓励自己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放松，一定要否定和清除旧势力的一切干扰迫害，铲除前方道路中的一切邪恶。

否定所谓刑事拘留

接下来隐约的知道他们说我这是“大案”，在派出所可以关押四十八小时（按他们的法律规定，派出所关押人不能超过二十四小时。事实上派出所关押了我五十多个小时），目地就是要把我送进看守所刑事拘留一个月，然后再通过检察院和法院加重对我的迫害。

第二天做体检。出现问题進一步体检。结果头一天接近正常的血压第二天一下达到二百以上。他们把我拉到了看守所，血压仍然很高。

坐在看守所走廊上，我又看到了那些象苍蝇一样的机器人排队在那里等着我，我立即发正念把它们清除掉。这时我发现 在那个极端窄小的走廊里，在我的对面竟然站着六个狱警，恶狠狠的看着我。我一直发着正念，我想在这里要不要讲真相呢？他们是不是我要救度的人呢？看到他们的不善，我有些担心，感觉这就是旧势力安排的另一场考验。我决定放下生死和一切顾虑，豁上了，今天不管什么结局，我都要让他们听到真相。

于是我坐下来，很坦然的面对这些狱警讲了大法修炼的真相，“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天灭中共”的真相，“善恶有报”的真相等等。

送我去拘留所的一个刘姓警察，很年轻，是派出所里我的这个案子的负责人。医生给我体检后说：身体不合格，需要请示领导。我知道这样的时刻就是正邪大战的时刻，必须加大力度发正念铲除那个所谓“领导”背后的邪恶因素，让他对我作出拒收的决定，请师父帮助。果然看守所领导决定拒收。

那个刘姓警察不死心，偷偷摸摸的背着我出去打电话。无非是派出所、分局之类的，想要通过一些其它方面施加影响，把我关进去。于是我当着那六个狱警的面，对刘姓警察说：“医生已经给我体检过了，明确说我的身体不合格，他请示过领导，他的领导决定拒收。你为什么还在做小动作？今天我如果被非法关押，这笔账我就直接记到你的头上。告诉你，善恶有报是天理，我只要不死，出来一定找你讨说法。”

我这么说，他很紧张，说这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是领导的决定，他只是请示领导。我说：“你把责任都推到领导身上也没道理，你请示领导怎么请示的？那里有你的态度和意见，那也是你自己在选择未来，你如果帮助大法弟子，就是为自己

选择美好的未来；你如果加害大法弟子，定遭恶报。我给你记着这一笔呢。”他马上老老实实的坐到了我身边，不再上蹿下跳了。

已经等了多半天了，走廊那头吃过饭后又来了两个狱警，其中的一个真的很吓人：个不高，肥硕的身体站在那里，看上去一只胳膊就有一个人粗，一个人相当于三个人的宽度，我从未见过这么吓人的人。我有些担心和害怕，知道这是教养院豢养的一个打手，那要打起人来是无人能抵挡的。

我在抑制自己的怕心，决定不放过机会，除恶的同时给他讲真相。他说，还来了一个刘胡兰。我不接他的话继续讲。这时传来消息：上面通知放我回家。

狱医让我在体检表上签字。我看了一下，下面写着“在押人员签字”，我拒绝，因为我不是在押人员。医生苦苦的哀求让我签字，说不然他的表格就不合格，现在检查很严格如何如何。送我来的那些警察就跟医生说：“你别让她签字了，她从来没签过字。”我心里笑了，我知道，大法弟子真的按照法的要求做，就什么都能做到，不用自己说，警察都敬佩。

最终，我走了师父安排的路。

派出所中精彩的一幕

晚上下班之前，所有的警察都回到派出所了，二十多个警察齐齐地聚到了一楼的大办公室里聊天，人多的坐不下了，还有几个站在那里。我站在大厅看挂在墙上的所有警察的照片和注有每人名字的那个大红榜，个人情况介绍得很详细啊。我仔细的查找这几天和我接触过的那些警察的姓名。

不一会那个刘姓警察来了。办公室人多得已经进不去了，他就站在门口。我转过头去问他：你姓刘啊，叫刘××。不知为何，引起满堂哄笑。他涨红了脸说：“你找我名字干什么？”没等我回答，有个警察就大声说：“给你上明慧网，上恶人榜啊。”更热烈的哄堂大笑，还有人附和着喊道：“对，给他上

明慧网！给他上恶人榜！”

很多人都附和着说：“对，给他上恶人榜！”又是一阵大笑。

刘姓警察脸一阵红一阵青的尴尬异常，指着开始说话的那个警察说：“你也干了。”那个警察理直气壮的说：“我没干，我只是看她吃饺子没有筷子的时候，帮她找筷子来着。”然后转向我问：“对不对？”我笑着点点头，他又重复着说，“我就是帮她找筷子来的，我不是你们专案组的，我没干。”“给你上恶人榜！”他不停的说，大家不停的嘲笑着那个刘姓警察。

我知道，当派出所里的邪恶被清除以后，警察也是等着得救的众生，他们都在抑制邪恶，为自己选择未来。在后来的几次被绑架中，我再也没见到这个被中共当作所谓苗子培养的刘姓警察，可能是他不敢也不想再干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了吧。愿他迷途知返，不要再被邪恶利用，做对不起大法的事情，为自己赎罪和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吧。

我回家了。但是邪恶并不死心。那个队长找我儿子交代：让我住在儿子家里，要求我的儿子要寸步不离的跟着我，不能让我自己行动。每周要带我到派出所汇报一次。我想这哪是大法弟子所为呀，必须从思想上、行为上坚决的否定它。告诉儿子坚决不承认这种迫害，不用怕他们。

第二天早晨，孩子们还没起床，我自己就到早市逛去了。大约七点半左右，我站在正对大马路的岔道上，巧的是派出所巡逻的警车开过来了，离我大概不到二十米，车里两个警察都扭头看着我。我想起了师父的话，站在那里直视着他们的眼睛，根本不怕他们，他们立刻开车离开了。自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人让我每周去做什么汇报了，也不再让儿子看着我了。我回到了自己的家。

大约一周后，从公安分局调到派出所的一个警察，不知为什么，说要从新审理这个案子，派出所又把我找去了。那天的情况也很戏剧化：

新来的那个警察和两个女保安来审问我。我告诉他们我的事情已经都结束了，我再没什么说的了，你想了解情况可以查看记录，看录像，不要做对不起大法弟子的事情。那个警察说好，然后开始问我，并自己做笔录。他一共提出了六个问题，都是类似“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等等一般性问题。我回答了六次：“法轮大法好”。之后他说，本来还准备了很多问题，让我这么一弄，把他的思想弄糊涂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不问了。然后给我看他的记录，我一看上面写了六个“法轮大法好”。我知道了他为什么想不明白了，是大法清除了他头脑中的邪恶思想，他不知道说什么了。

修炼真好！

回家后，非常渴望学法。我抓紧学法，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不能再生出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一切都是师父在承受和安排。几天后，梦中师父点化，我上了两段楼梯，每段大约是四个阶梯，中间有缓步台并拐了弯，每个台阶都很高，我明白师父的点化都是有实质内涵的。隔一天梦中看到一个象大商场里那样的高高的滚梯，我站在滚梯上一下就被带过去了，那很高啊。再一天，看到一个半圆的梯子挂在天空，梦中的我心里想：“这可怎么上啊？也够不着啊？对，我让法轮带我上。”就这么一想，“呼”一下我就被带到了桥上，还被法轮拉出去很远。

那时的心情真的是无法表达，我不记得被关押和迫害时的苦，非常的遥远，只感到修炼的殊胜，和修去执着提高后的无比快乐。修炼真美好！谢谢师父慈悲救度！

明慧法会 | 营救同修 整体升华

文：四川大法弟子 金莲

今天参加明慧网大陆大法弟子的心得交流盛会，把去年我

们怎样形成整体，救度众生，营救同修的过程和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一、突来的消息

去年七月，我地一位老年同修散发神韵光碟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因为她家离其他大法弟子很远，她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几个月，无人知道。直到今年一月的一天，一个同修听熟人说，过两天法院就要对老年学员非法开庭了，我们才知道。

得知这消息后同修甲说：“这突来的消息不是偶然的，也许是师父叫常人传给我们的。我们应该赶快行动起来，营救同修。”

那么，怎么营救？时间紧迫，老同修的情况大家又不知道。大家在一起切磋，出主意。同修乙建议：“可以让被绑架的同修家属请律师，一来给公检法、610的人员讲真相；二来可以延期开庭，让我们有时间做该做的事。”参与的同修都觉得这建议可行。

二、波折中达成共识

当天晚上，几个同修赶到老同修家，问老同修的家人，是否知道非法开庭一事？一家人都摇头说：“没听说。”同修建议家属请律师为老同修作无罪辩护。同修老伴坚决反对，甚至认为老同修不该去发光碟，这苦是自找的。

大家给家属讲：法轮功是什么，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修炼法轮功是国家《宪法》允许的，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才是犯罪。老同修的老伴认为：请律师，这是拿鸡蛋碰石头。同修告诉家属：律师懂法律，律师依法说你的老伴修炼法轮功无罪，法院就应该放人。家属才同意请律师。

第二天一早，家属到法院问：开庭为什么不通知他们？庭长扯谎说：没有你们的电话。家属说要请律师，庭长马上说：“她在看守所认罪态度好，我们只是走走过场就放人，不要请

律师花冤枉钱了。”家属一听这话，相信了，说不请律师了。

一些同修听说要放人，高兴了，也不想请律师了，还觉得少麻烦，少花钱。

针对当时的情况，同修乙把大家聚在一起，学习师父的经文《保持清醒》：“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这只恶魔是为毁灭人类而来。讲清真相中，一定要叫世人认清它的本质。大法弟子不要对它抱有任何幻想。这些年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使几百万大法弟子失去生命；一个世纪中，这个邪党共计杀害了全世界几亿人。邪党背后的邪灵是利用了世上的人在人害人。邪党政权中，能认清它的，就会有希望；不肯放弃的，都将在大淘汰中随其一起解体。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大家在法理上交流，如果我们不请律师，不去反迫害，同修在看守所妥协了，跟进洗脑班被转化有什么区别呢？这样做，一是毁了同修本人；二是使参与这件事的公检法人员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而这种犯罪是我们默许的；三是大法弟子在这件事上没起正面主导作用，同样是在犯罪。这是旧势力的安排，我们不能上它的圈套。

参与的大法弟子都明白了，法院就连开庭的时间都不告诉家属，他们就想暗箱操作。我们不能相信他们说的话。

同修去找家属谈话，给他们指出：法院就连开庭的时间都不告诉你们，你们还能相信他们的话？大家又和家属一起回忆老同修修炼前后的情况，家属说：老伴以前有多种病，特别是头痛病，到处治疗都没治好，修大法后真的好了；修炼前老伴的性格脾气要强，家人谁都惹不起她。修炼后，变了一个人，别人骂她，她从不还口，一声不吭。最后，家属终于乐意请律师了。

下午，家属再次到法庭，告诉庭长：我家还是要请律师。庭长没办法，只得延期十天开庭。

一部份长期不和整体配合的同修，因为听了庭长的话，认为坚持请律师是没事找事做，会触动法院的负面因素，会适得其反。同修间的间隔显而易见，这无论是对整体的修炼还是对救度众生、营救同修都是不利的。但是只要大家及时沟通，从法上提高，这又是师父让我们当地形成整体的一个好机会。

几个同修主动承担了和这部份同修交流、沟通的任务。把这部份同修聚在一位同修家，先学师父的《二十年讲法》、《保持清醒》后，大家就开始交流。

一个老年同修说：既然庭长说：走走过场就放人，我们没有必要请律师。如果为难了法院，法院不放人，我们怎么办？甲同修说：“我们要听师父的话，我们请律师正好给法院、给庭长一个台阶下，律师依据现行法律说修炼法轮功无罪，法院更有理由放人，就不会对大法弟子犯罪，这是为他们好啊！”老年同修一下明白了说：“我知道了，我们请律师是为了救人，这是对的。”

接着，另一个同修说，她和庭长很熟，她愿意去给他讲真相。

另有同修说：我们和整体脱离太久了，跟不上正法进程。这次我们一定配合整体做好营救同修的事。

外面的同修已经沟通，达成共识了。但被关押在看守所的同修情况不清楚。通过交流，乙同修提出，在北京律师来前，先请一个本地律师去看守所看同修，和同修沟通，形成一个正的场；借此机会给本地律师界讲真相。大家都赞成。

同修们找了好几个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位律师愿意去会见同修。律师见了同修后反馈：同修听说我们为她请了北京律师，很受鼓舞，马上升起了正念，否定了她先前的妥协。

三、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

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地形成整体后，十天里，我们做了以下几方面的事：

1、三次看望被绑架的同修家属，给他讲大法的真相，坚

定他的正念；

2、真相资料和真相粘贴遍布整个城镇，我们还到被绑架的同修的家乡散发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让被蒙蔽的世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时警示当地派出所人员，不要当中共的枪使，善恶有报是天理；

3、给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国保、“610”、政法委人员写劝善信、发彩信、点名发短信、打电话劝他们不要迫害好人，释放善良人得福报；

4、到检察院和法院的家属区，散发揭露原来迫害大法弟子的庭长恶行的传单。那天晚上，很多没出来的同修都出来了，检察院和法院家属区周围都是大法弟子。整体的配合，震慑着邪恶，清除着这两个地方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

在做这件事时，另外空间真是正邪大战，每次配合给公检法、“610”人员打电话时，明明是晴天，突然就下雨或下起大雪来。同修没有退缩，坚持做该做的。

四、再生变故 柳暗花明

第二天就要开庭了，定下的北京律师突然打电话说临时有事，来不了了。参与此项目同修的心一下悬起了，负责此项目的同修和大家交流：请律师的过程，就是我们的修炼过程，有我们要修去的人心，遇到任何事都不要动心，有师在，有法在，一切顺其自然。

我们把心放下后，继续做着我们该做的。当天晚上，同修整体配合，有的在城里贴真相不干胶，有的在乡村散真相资料，有的去被绑架的同修家乡发真相资料。

晚上九点左右，一个我们没有联系过的律师，突然打来电说：“我已经到云南了，凌晨五点可到你们邻县，请来接我。”

凌晨三点，刚从被绑架的同修家乡发资料回来的三位同修又赶到邻县，凌晨五点接到律师。途中与之交谈，律师说：他做梦都没想到来这里，他是懵懵懂懂到这里的。我们明白他是

师父派来的。大家都感觉这律师与众不同，没架子，平和，也愿意接受建议。律师也表明了：他是代表大法弟子的善来作无罪辩护的，在法庭上，要启迪法官和在座人的良知和善心。

离开庭只有五分钟，才赶到，律师匆匆用湿纸巾擦了擦脸就进了法庭。法庭外，本地大法弟子围着法院发正念，清除法庭另外空间的邪恶，加持同修，加持律师；法庭上，律师用他平和的语调，依据现行法律，有理有据的为大法弟子作无罪辩护，律师还对法官提出对法轮功应持的态度；被非法庭审的同修在法庭上说，她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她没有犯法，是合法的。整个法庭鸦雀无声。非法庭审结束，法院没有宣布结果。

家属在与大法弟子告别时，父子三人都流着眼泪对在场的大法弟子说 非常感谢大法和大法弟子为他们一家的无私帮助。

过了两个多月，庭长到看守所对同修说：你的年纪和我妈妈差不多，这个功法好，你回家去好好炼，不要放弃。

结束语

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事事是师父巧安排，步步是师父推着走，环环相扣，时时相联；师父就在我们身边。

通过这次营救同修，我地大法弟子形成了从未有过的整体，相互配合，使营救工作进行得非常有序。大家的心性普遍得到升华。营救同修的目地是救度众生；营救同修的过程是我们的修炼过程；律师配合大法弟子讲真相，大法弟子才是主角。

明慧法会 | 作为协调人的辛酸与快乐

文：山东大法弟子 本人口述 同修整理

我于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由于我天生的热心，在邪恶迫害的风风雨雨中，许多同修有事愿意来找我，一来二去，我成了当地的协调人。这些年中，在协调同修反迫害、救众生中摔摔打打，有快乐也有辛酸，下面我谈谈自己协调同修

证实法的体会。

一、心系整体 向内找学法去执着

我所在的城市，修炼大法的学员相对较多，在协调同修们做救度众生、证实法的过程中，我始终加强整体观念，努力的将同修们协调起来，溶入到整体中。在这过程中，我也常常遇到过心性关的事，其中有些关还很大。

一次与同修协调，心性遭遇了很大的触动。该同修是“七·二零”后得法的，是一名技术同修。因为技术方面的事，我经常去找这位同修。有一段时间，该同修跟我说不与我配合了，可许多技术上的事我还必须去找他。当我鼓足勇气到他家时，没想到当头挨了一棒：“说好不跟你合作了，你怎么死皮赖脸的又来了？！”

我被镇住了，真没想到同修能说出这样的话。心里那个不平啊，我怎么就“死皮赖脸”了？我也是个很要强的人，再怎么说我也知道好坏啊。那次，我记不清是怎样走出同修家的，只觉得对自己打击太大了，他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回家后，我无力的躺在床上，虽然知道向内找，可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为了谁？不是为了大法我能去找你吗？我提醒自己：凡事向内找，向外找就是走邪道。我不停的这样念叨。慢慢的，我能抑制住那颗翻腾的心了，接着我又找到了爱面子心、愿听好话的心，再找下去，发现自己没设身处地为同修着想、没考虑同修的承受能力，也就是没慈悲对待同修，找到这，我一骨碌爬起来，发正念解体这些败物，同时也打通与同修的空间场，清理同修那儿怕的物质。

自己这儿观念一变，同修那儿也好了，他又主动的来找我，我们又紧密的配合在整体项目中。

和同修配合中，心性高的、心性低的都能碰到。因为彼此间还有些没修掉的人的东西，因此，同修配合时会发生矛盾。譬如：有一次，我协调一位同修到农村发小册子。因为农户门

太紧，她干脆就把小册子放在农户门口。为此她与跟她配合的同修发生了争执。而且，一次挂横幅时，同修们正心无旁骛的往上挂，该同修竟激动的大呼小叫起来，使得横幅拧在一起。几次之后，同修们不愿与她配合了。

我仔细的思考了一下，也觉得她不适合参与那种项目，就委婉的建议她做其它证实法的事。不料她当着同修们的面，对我大发雷霆。我当时虽没发火，但她走了以后，我心里开始翻腾。心想，我平时对她够照顾的，有什么事都先想着她，她却一点也不领情。如今，竟当着大家的面说那些不利整体配合的话……越想越气。突然，我发现自己的不对劲，这不是向外找，走邪道吗？

我翻腾的心渐渐平静了。后来我也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对这个同修有情，让她参与整体项目是在凭着感情协调，而不是真正为她负责，为项目负责。之后，我细细分析该同修的特点，尽量让她做适合她的证实法项目。

一次，邻市一位协调人来我地交流。交流前就听说他想让一位年轻同修做我们这里的协调人。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去参加了交流，也没听到内定协调人的话，可我心里依然不平衡。心想：我做了这么多协调工作，他又不是我们这里的学员，有什么资格来定谁是协调人？凭什么定她当协调人……我愤愤不平，回忆起自己这几年作为协调人走过的路，更觉得自己不公。又想：做协调是说说就行的吗？那名年轻同修能担负起此重任吗？怎么这么不为大法负责呢？协调人是干出来的，不是定出来的……虽觉得也有自己要修的东西，可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正好碰到一同修，就跟他诉说了一番。他说：“不管定谁来协调，你都不平衡，是你这个当协调人的心起来了。这个事就是你不对了，回家学法去人心吧。”

同修的一通重锤敲醒了我，噢，原来是一颗当协调人的心

在作祟，这不是求名心吗？我发正念清理这败物。接着，我静下心来学法。看到师父说：“大法是全宇宙的，不是哪一个小大的人的，工作谁做都是洪扬大法，有什么你做、我做的，你们这种心不去难道还要带上天国和佛争强吗？”[1] 强烈的嫉妒心、争斗心在静心学法中自然就被清理了。

做协调的修炼路走的磕磕绊绊，好在每次遇到提高心性的事的时候，我总是把整体放在第一位，在有利于整体的基点上向内找，多学法，去掉自己空间场中的那些不利于整体配合的生命与因素。同时发正念的时候我特意加上一念：消除我与同修的间隔，同修与同修的间隔，使本地形成无漏整体。这几年，看起来我在协调同修做大法事，其实更多的是同修们在法理上无私的帮助我，帮我提高心性、帮我协调，以便使整体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事做得更好。

做协调的过程中，有时也有许多苦楚，表现在与家人的关系处理上，因为在反迫害中修炼，一些同修往往重视大法的事，而忽略了家人的感受，作为一名协调同修，我深有感触。譬如，为了法上的事，同修晚上很晚来敲门；家人生病时，同修用不可商量的口吻让我马上去做什么什么事等等。有时真的很难，却无法说出口。当然，我明白，在这方面还有我要修掉的东西，在此，也向曾被我伤害过的同修说一声：“对不起！”

另外，做协调很容易陷在事中。有时为了协调一件事，经常学法炼功心不静，总想着这个事那个事，后来认识到这是干事心。通过学法，我不仅归正了自己而且还体会到了事半功倍的妙处，要想做好事，必须先学法，静心学法，多学法。

二、在协调工作中体悟超常与快乐

1，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

几年前，我地同修曾多次去外地近距离发正念，后来因曾出现过一次事故，同修就不再去了。从去年开始，我从法上跟同修交流了近距离发正念的意义，从而使我们达成共识，决定

还是要坚持去外地近距离发正念。接着我们就组织了几次去那里近距离发正念。

刚开始，去之前需要在好几周之前就进行交流切磋、做准备，最近，只需两、三个小时就能有三、四辆车的同修自动来参与了，同修们的整体意识都很强。

记得第一次去省城近距离发正念时，师父给我们显现了很多神迹：去的路上，一辆车上的五位同修，同时看到了法轮和彩虹；中午时分，开天目的同修看到了监狱变成了浅红色；回来的路上，同修看到我们三辆车犹如飞驰在红地毯上，景象非常壮观，而且平时车速仅有七、八十公里的一辆面包车在高速公路上竟然达到了一百二十公里，而且还很平稳；回来后，一名没什么文化的老人同修根据参与这次近距离发正念前后的心路历程写了一篇交流稿，也在网上发表出来。这一切都使当地整体项目的配合特别顺畅，有什么事，同修们只要说一声就行。

2，去边远农村发资料

最近几年，我开始组织同修到偏僻的农村发材料、挂横幅，以填补那些地区讲真相的空白。起初，我们以学法小组为一个讲真相的小组，整体上我协调车辆、真相材料，一般去两辆或者三辆车，每车拉五到七人，每次携带近千份小册子、不干胶和大量横幅，从空中到地面，全方位的悬挂、粘贴、发放材料。

刚开始这次做完后，商定下一次要去的地方，后来，我们随机安排应该去讲真相的地点。每次我们都细心准备，从基本真相到紧跟正法进程的内容，从大众都易接受的《天赐洪福》到《周永康落马内幕》、《起诉江泽民》等专题内容，我们精心准备，同时每位制作材料的同修都正念加持做出的材料，去多救人。

出发前，我们都给师父敬香，请师父正念加持我们。我们一般是两个人一组，每人拿几十份材料与不干胶，不贪多，做完立即返回车上，再到其它村发。

挂横幅则有同修专门做。车一到达目的地，同修都快速下车，找目标悬挂，一组人密切配合，几分钟的功夫一个几米长的横幅就挂到大树或电线杆上。记得今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夜，我们一晚上挂了八十二个横幅。看着长2.4米、宽0.45米的横幅迎风招展，参与的同修都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各种疲劳不翼而飞。做完往回走的路上，我们也不放松发正念，加持众生让他们快得救。

3，制作丝网印刷不干胶

丝网印刷的优点是不掉色、牢固，使得贴出去的真相内容很难被坏人刮下来。天地行论坛上提供了丝网印刷的技术指导，我们开始大量制作，后来无意当中，发现马路上的隔离墩以及有些特种衣服能反光，就琢磨着不干胶中是否能使用此技术，咨询后得知，只要加上适量的荧光粉就能达到此效果。

于是就找同修反复实验调制配方。试验了三、四十次后，终于研制成功，我开始协调买耗材，大量制作供全市同修使用。

丝网印刷耗时费力，真正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必须得选择平房，因为做完后得放到院子里晾晒，夏天日照充足，我们每天能做两千多份，冬天只能从上午十点做到下午两点，因为太阳温度不够，不容易干。这个项目的制作也是很辛苦的，夏天要顶着太阳出去晾晒，不停的晾晒，不停的收。冬天得用火炉子烤着，害怕漆冻了。技术成熟后，我们把实践经验写下来，反馈到天地行，供同修参考使用。

几年来，我与同修们配合做了一些证实法、救众生的事，最终的体会是只有学好法，认真向内找，才能更好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再去执著〉

明慧法会 | 身为警察 在客车上讲真相

文：大陆大法弟子

我是一名警察，工作中虽然不能大面积的讲真相，但是我把我工作的对像都做了“三退”，也给几个同事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还没有把班上的警察全部都劝退。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残酷迫害后，我曾被绑架到看守所，被非法拘留、劳教过。二零零四年妻子因为承受不了当地邪恶之徒对我的迫害，把自己的工作从县里调到市里了。所以我每周都得通勤到市里去看望妻子和孩子。因为市里离我所在工作地能有一百多公里，我得坐两个小时的车。于是，我就开始了每周在客车上讲真相的经历。

到了二零零九年三月，我被调到旅游区工作两个月；后来又被调回县里的交通部门的派出所工作。这样，在车上讲真相，又成为我每天上班和下班必须做的事了。

我每次坐车时，都是先发正念，清除全车乘客背后的邪恶，再去讲真相往往能收到好的效果。另外，在车上坐着讲真相，往往要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坐在你身边的人有一个交流的过程，这就有了交流的切入，再顺势讲真相，对方就很容易接受了。

我在客车上讲真相，已经讲过十一年了。在此向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灵活的讲真相

在客车上讲真相，我曾给农民、工人、商人、银行工作人员、小贩、开车司机、售票员，机关干部、老师、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镇长、镇书记、副县长等人讲过真相。我举几个例子：

给镇书记讲真相

这事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的记忆还比较深刻。那是一天早晨，我从市回到公安局上班，在车上遇到一个人。开始时，我没太注意这个人。发完正念之后，我看这人，这人也看看我，我说：你是哪个镇的书记吧！他说：你怎么认识我呢？我说：

我看过你，但没跟你接触过。他说：噢。你在哪工作？我说：公安局。你听过公安局有个炼法轮功的吧，那就是我。

他瞅瞅我没说什么。我说，我学法轮功已经十多年了，法轮功不象电视上演的那样。我被迫害过，被拘留过，被非法劳教过，被关过洗脑班，还被几次开除工作。他瞅着我不做声。我从法轮功给人带来美好上讲，从天安门自焚事件上讲，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不讲法律上讲，给他讲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就讲三退。他已经退休了，很高兴的三退了，还表示非常的感谢！

给老师讲真相

我曾给一位中学物理老师讲真相。我先跟他随便的唠嗑：你当老师当了多少年了？对方说二十几年了。我说有没有不明白的问题？他说也有。我问：地球为什么围绕着太阳转？对方说那是万有引力。常人就是这样的，他知识层不宽。那我就说，电子围绕着原子核转动是什么力呢？对方说不出来了。

我说，现在都在形容飞碟，不知道飞碟突然间来和突然间去的原因。我看过去一本书叫《转法轮》，这本书说得非常明确，包括空间的转换问题。而现在中共还在迫害法轮功。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至少三千八百多人被迫害死了，至少六万五千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活摘了，现在控告江泽民的控告状已经达十多万份了……最后，我给他起个笔名三退了。

给大学生讲真相

坐车经常遇到大学生，跟他们谈话时，我就问：你们学过哲学吧？对方说学过。我说：哲学讲物质决定意识，那你听说过毛泽东算命的“8341”吗？当时毛泽东算卦之后，谁也不明白，毛泽东自己也不明白，但是毛泽东死后，人都明白了一原来是毛泽东活八十三岁，在位四十一年。之后又讲贵州省的藏字石的事，就开始讲法轮功的迫害了，再劝其三退，一般就都退了。

给工人、农民讲真相时

对工人讲邪党官员腐败的问题比较好讲。因为有些厂子黄了，都是官员贪污造成的，许多工人下岗（失业）了，所以他们对社会是不满的，讲到腐败的问题，他们就会有同感。接着讲周永康等人的贪腐，再讲法轮功的遭迫害真相，就很容易接受了。

大多数农民文化程度不太高，生活苦，但听明白之后就会三退，找切入点也比较容易。比如，看到车窗外田地上的庄稼，今年的庄稼长的不错吧？对方可能回答你，行，不错。老百姓是靠天吃饭呀！天不好就吃不上饭了。对方说是呀！但是老百姓吃不上饭了，那些当官的也不会有饭吃呀，他们得依靠你们种地呀！以前农民在小队里干活，一年到头也剩不了几个钱，甚至还赔钱呢！咱们还得养家小，现在给孩子上大学都得很多的钱。但是中国的贪官他们可富有呀！你看周永康说冻结他家资产就九百亿；曾庆红家是六百多个亿……对方说钱都被他们占去了。还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呀，甚至拿出四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去迫害。现在法轮功不但没迫害倒，已经传播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了，只有中共在迫害，你看被绑架迫害致死的三千八百多人了，活体摘取器官已经六万五千例了。你说天能不解体它吗？再讲藏字石的例子，这样一讲，一般就三退了。

当然讲真相还有很多的事例，我就不一一的说了，就是找到好的切入点，可以任何的变换，随意的组合，把事讲明白，让听的人信服，能高兴的三退就行。当然还有许多讲不了的事例，我就没有提。

二、在讲清真相中提高心性

在讲真相中，有不断的提高心性的地方。我记得给人讲真相时，不理你了、离开你了、说些逆耳的话了、吓唬你、给你构陷到派出所的、问是什么单位的等许多干扰，你如何的看这些问题。那就得提高你的心性。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给人讲真相时，人总是问我“你在哪工

作呀”？有时我不敢说我是警察，就说在交通局工作。谁知他又问：你在交通局做什么呀？我不想说，但又不能撒谎，只好告诉他了：在派出所工作，是警察。他不问了。后来谁再问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是警察，在某某公安局工作。这样，怕心去掉了，心性提高上来了，一切就都解决了。

其实，有时以警察身份讲真相也有一点好处。有一次我给一个象黑社会的老大讲真相时，这个人，手里拿两部手机，剃的头也很嘎，给他讲了很多真相，他就是不三退。他问我在哪工作？我就告诉他：我是公安局的，在哪哪工作。我说：这回你该退了吧？他连说：退！退！还要请我吃饭。

一次在给一个人讲真相时，找不到切入点，就直接问其是否入过少先队员。那人急眼了：你别给我讲，上一边去！我吓得不敢吱声了。事后想，修炼就是去人心呀！以后再有对我这样说话的，我就不害怕了，一会又给别人讲真相，那个吓唬我的人用眼睛斜着瞅我。那我也不惧怕他，还是给别人讲，后来讲的人就退了。

还有一次在车上，我讲真相被对方打电话到派出所。我还算冷静，那个人先下车了。没有派出所的人来堵车。我想，这是师尊的慈悲保护！

还有一次，车上人多没有座，我站着，就给身边一个坐着的男子讲真相。没想这人急眼了，站起来喊：我不听你讲！不要跟我讲！我非常平静的对他说：“你喊什么呀？你知道我是谁吗？告诉你好话，你还不听！我告诉你，咱俩以后还会见面的，我还会给你讲的。”说的那个男人不吱声了。

作为大法弟子不能软弱，这也是我在讲真相中，心性不断提高的结果。对这个人训斥之后，我再没有碰到这种事情发生了。

我一般在穿警服时不讲真相。但后来悟到这样做不对。一天我到市里学习，打了个出租车，因为我穿着警服，一开始不

想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但唠唠嗑又讲上了，最后也给出租车司机做了三退。从此我穿警服时，遇到合适时机也照样讲真相。比如在车站执勤时，遇到合适的人我就讲了。后来，我干脆到车站乘车室座位上去讲，没事再找旅客唠嗑，唠上嗑就好讲了，就给讲退了。

春运执勤时人很多，哪都是人呀，每天我都在讲真相、劝三退，那时真是劝退了许多的人。我在车站工作时，把经常接触的工作人员都给劝退了。有一个人，我认为退他能费点劲，谁知就一顿饭的工夫，他就退了。所以，救人不能带观念。

三、客车上讲真相，多个切入点

我总结出在客车上讲真相的多个切入点。

单刀直入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问话都是单刀直入：你上学时都入过少先队员吧？他说入过，接着说听没听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就是退党、退团、退队呀！接着就开始讲真相了，一般都能接受。但是对一些人也根本不接受，一说这话就不答理你了，也有的说别给我讲了。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能接受的。现在我有时还使用这种单刀直入的方式。

以天气冷暖寓意天象作为切入点

天气的情况如冷暖的变化、大雾弥漫、下雨、下雪的情况、晴朗和阴暗的情况的变化，用此展示天意，从而讲真相。你比如说，天冷时讲：啊，现在的天冷呀！你说现在天冷，天正不正常呀！有的说正常，也有说不正常的。冷就是冷了，这是天意吧？你看谁想把冷天变成热天就变不了，谁也改变不了是不是这样呀？对方说是。我又说，你看毛泽民就让人算命，给他算一卦告诉他“8341”的话，后来他死了，人才明白，该活八十三岁，在位四十一年，你看准不准呀！真的很准。再讲一次我家，原来不姓×，后来算命算出来了，我家姓××，爷爷过给姑家了，爷爷的姑家姓×，所以顺×姓下来了。对方

已经很相信了，再讲贵州省的藏字石开始讲真相了。一般就都三退了。

而有的人非常的相信预言，你给讲时他非常的愿意听。所以就给他讲预言，毛泽东的“8341”；推背图中预言唐朝时，图中画了一盘 21 个苹果，第四个没有把。而唐朝实际是 21 位皇帝，第四个是女皇武则天。在对方信服时，再讲宋朝邵康节的梅花诗，就讲到了法轮功了，再讲下去，对方就“三退”了。

以天灾人祸、善恶有报作为切入点

从灾难上讲：你看现在社会上的灾难多多呀！你看前年××县发生洪水时，多少人连房带人全给冲走，人也没了。我讲一个故事：清朝一位官员叫洪亮吉，敢于向嘉庆皇帝直言进谏，一天嘉庆皇帝将洪亮吉抓起来了。天就大旱，老百姓求雨也不下，嘉庆皇帝想我哪做错了，天为什么不下雨呀！因为古代的皇帝叫天子，是老天的儿子嘛，天意如此是警示皇帝做了坏事了。嘉庆皇帝一想，我把洪亮吉抓起来，我抓错了，之后嘉庆皇帝就写诏书释放洪亮吉，之后天降三天甘露，就是下了三天的雨。你看看古代的皇帝做错了事，他自己得反思，而现在共产党做错了事反思吗？还说自己光荣、伟大、正确呢，你看看迫害法轮功的事，开始讲真相了。一般人都能选择三退了。

从善恶有报讲起：一天坐车，给一身边的旅客讲真相时，他说地里的庄稼倒是施肥施大了，我说什么都得适度呀！你是否认识×××，他用炮崩鱼，把某某地方的一尺多长的大鱼都给崩绝了，最后他手崩掉了，你听没听说这事？这就象你说的做事过度，象施多了肥一样了，做过火了。你看现在江泽民，在全世界学法轮功的人都在控告他，为什么控告他呀？他对法轮功迫害不讲法律，下命令和中共相互勾结在一起迫害法轮功，亚太地区举报江泽民的人有三十五万；台湾有十八万；香港有二万人声援法轮功控告江泽民。你说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中制

造了“天安门自焚”骗局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多坏呀，现在有十六万学法轮功的人控告他了。接着讲真相，一般就三退了。

以手机接收真相、真相币等作为切入点

因为现在使用手机的人太多了，几乎是每人都有一部手机。所以在坐车时，看到身边的乘客使用手机，你可以跟他说，你使用手机接到法轮功的真相电话吗？收到法轮功学员发的“三退”可平安的信息了吗？一般都能回答你，也有少数人不吱声的，但很少。这样你就展开讲真相了。还有听音乐的，用手机听音乐的人很多的，你可以说打扰你一下，你愿意听什么音乐或者不说这话，直接的问小时候上学时戴过红领巾吧？这样就讲真相了。

还有就是在坐车时，买票时找的钱，就有真相币，拿给别人看：你看看钱上都是法轮功的信息呀！接着给他讲真相了。

周围一切人和物都可以作为切入点

还有遇见学画画的人，问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人画的画作好吗？世界各地有许多的真善忍画作的展览，画的非常的好，反映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情况的，都被给予很高的评价。都是法轮功学员画的，你知道吗？接着就讲真相了。

我在车上遇到几位手戴佛珠的人，几乎都劝退了。一次，我在车上遇见一个戴着佛珠的人，我就说：你这个佛珠太漂亮了。他说是他自己刻的。我说：真的好。接着问他：那戴个佛珠有什么意义吗？他说不出来，就是说是好。我说：有吉祥如意的意思吧？他说也是。我说你看现在学法轮功的人，告诉人“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队呀！我说你听过吗？他说没听过。我开始给他讲真相，后来连车上坐着他的妻子都退出来了。那个人非常的高兴！真是佛度有缘人呀！

有时在车上坐着的人在睡觉，睡醒觉之后，我就问睡醒了？晚上没睡好觉打麻将了。对方说没有呀！昨天晚上有什么事了。我说啊，能睡就好呀，困就难受，不舒服呀！对方点点头。我

说：你看，人睡不好觉不舒服，你要做不好的事更难受吧？对方很可能就瞅着你，你就开始讲真相了。

在车上坐着，有时身边的人看着窗外。我说，看着庄稼长的很好吧？对方点点头，是很好。老百姓靠天吃饭，如果天不好就不行了呀！对方点头。你看《西游记》里演的，一个太守把玉帝得罪了，天大旱不降雨，老百姓求雨也不下。后来，孙悟空到天上看到事情的经过，天上一个面山和一个米山，狗把面舔完，鸡把米吃完才能下雨呀！孙悟空把这事给破解了，天才降雨吧！对方点点头。我说你看现在如果有天灾人祸的时候，中共从来都没有说过自己的错呀！都是它对，而老百姓跟着遭灾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因为你入过少先队员、团员、党员，就是中共的一员，所以有灾难时，没有触及到它时，老百姓就跟着遭灾呀！你看现在高官落马，给定的是贪腐，其实是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遭恶报了。开始讲法轮功真相，给其三退。

小孩有时是讲真相的最好切入点。我在车上遇到过几次都在孩子的帮助下给人三退的。最有意思一次是，一天我前排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小孩，那小孩非常的可爱，看到我身边坐着的女人就笑，那个女人就逗小孩玩。我问那个女人：你们认识吗？那女人说不认识，我说：你一定有好运！她就笑，问：怎么有好运？我越过这个话茬，问她：你入过少先队员吧？接着给她讲真相。最后她非常高兴的退出少先队。

我经常坐某镇的车到县里上班，都不放过任何机会讲真相。一次，坐车时我就问身边的人：你是某某地方的吧？他说是。我说：我姥姥也在那住，现在没有了，我都没有见过我的姥姥。现在你们镇上有一个制玻璃的，她是我母亲的姑舅侄女，她丈夫某某你认识吗？他说认识。这样唠叨就讲真相了。

有时我给同事拿真相资料，就在车上看，坐在身边上的人有时也跟着看。我就说：你看这消息，这是法轮功资料上讲的，

你听说过吗？你看看。一次我将控告江泽民的材料给坐在身边人看，她看完之后，很高兴的三退了。

有时我坐在车上，无意中就能听到有乘客在讲病情的，有的还拿着检验的片子，就象跟我说一样。我就给他们讲当地各种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得福报的人和事。之后，讲真相、劝三退。

腐败的现象，无论和谁谈起，都知道腐败。从腐败上讲，你看周永康网上登出六个省检察院冻结他家资产是九百亿；令计划家属是八百个亿；曾庆红是六百多个亿；徐才厚是十六亿；谷俊山是三百多个亿；薄熙来向国外移走六十多亿美元，合人民币是三百八十多个亿，你想想这些贪官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用掉中国四分之一的国力，多少钱呀！都被他们给挥霍了。之后讲法轮功迫害的真相，给他们三退。

楼市崩盘讲真相：我说中国盖的楼，海外的媒体报道，够三十亿户人住的楼。中国什么什么地方盖的楼都没人住呀！什么什么地方盖的楼要住一百万户人，只住进去一万多户，人说是鬼城呀！本地盖楼，一开发商跟我说，你看看哪哪的楼一个小区只卖掉十几户，盖楼的人还不上政府的钱，欠政府都几个亿了，太腐败了。然后开始讲法轮功的真相。

以法律、诉江案为切入点

从法律入手，因为你得了解法律才行。所以我经常看律师给法轮功学员正义辩护的辩护词，跟懂法律的人讲真相才有力度。这个我经常给警察讲，因为我也是警察，所以就给他们讲。

我记得一次给一个警察讲真相时，我说，你看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民政部迫害法轮功时，把法轮功定为非法组织。而民政部下什么文件，要根据国务院的行政命令才能下发吧，而国务院对法轮功没有任何态度，那民政部不就是违法的吗？这是下位法影响了上位法，而公安部根据民政部的命令下达了六条禁令，民政部是违法的，那它当然就违法了。而最高检

察院和最高法院下的司法解释，因为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解释法律的权力，而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没有解释法律的权力，所以两高的司法解释是违法的。而一九九九年十月间下的处理邪教的规定，也就是邪教法，没有一个字提到法轮功的字样，法律有一条明文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所以邪教法对法轮功不适用。而刑法三百条呢？给法轮功学员定性为“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而法轮功学员散光盘、小册、传单没有把哪条法律给破坏了，但是就这样非法的处理你，不讲法律。这样他就明白了，从而三退。

用法律讲真相，还给林业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讲过，三退了。

诉江案，也就是控告江泽民的案件。这个更好说了，对坐在身边的人说，你听说江泽民被全世界学法轮功的学员，给告了。三个多月，就有十六多万人控告他了。这真是历史的壮举呀！哪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这样被告的。开始讲法轮功真相，给其三退。但是现在控告江泽民的事件，老百姓知道不多。有时讲起来还是不那么顺利。

这些切入点，不是固定不变，也可以穿插着讲，讲一讲换到另一个切入点上去讲，灵活运用，才能运用的更好！

四、在客车讲真相注意一些事项

以上都是我个人在车上讲真相的经验，如果有人要做的话，也会有自己的做法。就是有一点要注意：不要轻易的串座。我试过这种方法，不太好。当然每个人心性标准不一样，也许对别人是适合的。再就是上车时，看到有许多的空位置，那尽量选择一个空位置去坐，因为这符合常人的习惯，有缘人一会就来了。你就可以讲真相了。

十一年的客车上讲真相的过程中，有欣喜，也有忧伤。欣喜的是有许多人能够退出来；而忧伤的是也有许多人对他讲的真相已经讲的很好了，但他就是不退，让人感到非常的惋惜。

在讲真相中，还有许多我不敢讲的，也要渐渐的突破。

我努力在实修自己的同时讲真相，但也有许多做的不尽如意的地方。在修炼中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提高自己，完善着自己的不足，会越讲越好。我也期望更多的人，能在人类的大劫前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能留下来，有一个好的未来！

感谢伟大慈悲的师尊！弟子要更加精进实修，多救众生，来回报师尊的慈悲苦度！

明慧法会 | 意如金刚修大法 家庭改变万事兴

文：大陆大法学员

我是二零一零年得法的，这五年的修炼历程感受颇多，有喜有悲，有苦有乐。现就修炼中的部份经历和体会写出来和大家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得法奇缘

在冥冥中，我从小就有很强烈的感觉，好象我在等待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二零零八年，我被人冤枉，稀里糊涂进了看守所。在那里，我遇到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向我讲了大法真相，特别是当听到大法弟子讲大法的美好和师父的慈悲时，我的内心深处总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撼和激动，我明白了，原来我等待的就是法轮大法！李大师就是我要找的师父！

说来也神奇，在被冤关进看守所之前，关于法轮功任何负面的信息我都没听到，没接触到，好象有人有意将我和中共对大法的那些妖魔化的宣传隔绝开了。但我却收到过一张带字的一元钱，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钱很旧，但当我念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这几个字，就把这一元钱珍藏起来了。所以我听大法弟子讲真相基本没有什么障碍，几乎说什么我就信什么，每天最喜欢做的

事就是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师父好”，越念越欢喜，越开心。就这样，我和法轮大法结了缘。我暗暗下决心：今生必修法轮功。

奇怪的是，自我下决心要修大法的那一刻起，总有不同的人到我身边说大法的坏话，说修了会这样那样的，还会坐牢什么的。面对这些我的心从未动摇过，我心里还想呢，如果我真的还有坐牢的那一天，一定是因为我为法轮功说了公道话。

我被关了一个多月，终因证据不足，被放回家。出来我就想找大法书《转法轮》。面对茫茫人海，我不知道到哪里才能找到大法弟子。于是，我到莲花山去拜所有的神，希望他们能指引我找到真正的佛法，我还写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许愿条挂在许愿树上。

在一年的等待和寻觅中，一天，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被男友叫去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艺术博览中心的活动。一到会场中心，我好象被人领着到了一位女画家身边。我在看守所时那位大法弟子曾向我提过这位女画家，夸她不但貌美高贵，还拥有女性内在的温婉秀丽，我也因好奇曾在网查了一下她的信息，我记住了她的名字和样貌。这份奇缘就这样巧妙的续上了。

这位女画家先送给了我一张二零零八年的新年晚会光碟。看完晚会的当晚我就梦到自己上天了，金碧辉煌的天宫，婀娜多姿的飞天，如郁金香那么大朵的金色优昙婆罗花……这些从未见识过的天外奇景，让我流连忘返，直到现在，有些景致仍然记忆犹新。

在我的恳请下，几天后我终于请到了宝书《转法轮》。那天我特别的忙，回到家已是晚上十一点左右。洗漱完毕，手捧宝书时，正好十二点的钟声响了。一阵欢呼声四处响起——这一天是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新年。我感觉这是为我欢呼，我生命的新起点从这一天开始。

《转法轮》吸引着我，越看越入迷，直到第二天晚上，当快看完的时候，我不知不觉睡着了。我的肉身已处于熟睡状态，可元神却非常清醒。我看到三个法轮在我的肚子上面一字排开，象风扇一样哗哗转，底色是白的，我还醒来过一次，当睡着时又看到法轮在转。

看完《转法轮》，我深知这书的份量是何其的重，内心的激动和感慨很难形容：我活着不就是为了找到这部法吗？我好似生生世世都在寻找他，今天终于找到了！久远以前下世时的悲壮场景一下子在梦中重现，万佛下世时的坚定不移，悲壮浩洪，难以用人类的语言形容……

最爱我的父亲给了我一个大耳光

得法不到两个月，就被家人骗回家逼我放弃大法。这真是个大关！

从小我就觉得父亲是一座山，是我最有力的依靠。因为妈妈身体不好，也不会照顾我们，我们兄弟姐妹几乎都是在父亲的关怀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很小就知道体贴父亲，和他聊天。因我乖巧、体贴，一家人中我最受父亲的宠爱，几乎我想要什么，父亲都会满足我，如果父亲反对，我也不会任性而是听从，因此记忆中父亲几乎没有骂过我。

谁知我一修炼，我不但第一次被父亲骂，竟然还第一次挨了父亲一巴掌——一巴掌过来扇了我一个大耳光！全家人没有人理解我，我内心的悲凉油然而生，悲愤交加，当时只记得师父讲的一句法：“一个不动能制万动”^[1]，我死守着这句法，把那颗悲愤交加的怨恨心强压下来，不让自己产生负面的思想，明白那面清清楚楚的告诉我如果我放弃了，我家人就永远没有希望了，我只有在法中无所畏惧的走到底，才能有救度他们的那一天。

最难的时候是差点被家人送进洗脑班：父亲看我如此坚定，软硬不吃，觉得我完全入迷了，再加上看到邪悟的人搞出很多

让人不理解的事，家人更怀疑我，去哪都限制我，当时真有师父讲的“百苦一齐降”^[2] 的滋味。一直让我想不明白的就是，我是父母一手养大的女儿，我的性格和品性怎么样他们最清楚。更何况妈妈吃了那么多苦，受尽了人间的冷暖才求得佛菩萨的怜惜，菩萨将我送给她，她怀了我，我的出生带给了她生命的希望，可她今天竟然全都忘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和爸爸站在同一立场。

家人对我修大法的态度和做法，让我理解了文革时期母女反目，夫妻成仇，亲人互斗的那种悲惨情景，被党文化洗脑后的人都不会理智的去查清事实原由，不分善恶对错，只是听从中共打压的一面之词，就算事实摆在面前也不承认，无公道可言。家人的态度深深的刺伤了我的心——毕竟我为这个七零八散的家付出了不少，到头来我连有个自己信仰的自由都不被允许！

我思考过，衡量了，结论是：不能放弃大法。不管如何难我也要修这部大法。于是我在心里计划着如何离家出走，家人如此对我，我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只要能修炼，外面尽管风吹雨打我也在所不惜。

忍辱负重 承担自己的责任

就在我离家出走没几天，妈妈中风入院了；听说爸爸第一次为我落了泪。我不能让家人觉得我修炼法轮功了连家都不要了，对父母的健康不管不顾了。师父告诉我们：“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3] 我连家人都没正过来，我怎么有底气去救别人呢！尽管父母对我修大法始终不能释怀，我还是决定接受父亲的请求，回家照顾妈妈。我要用行动告诉父母：我会坚修大法，但我不是个无情的人，正因为修炼法轮功，我变得更好，我还要用行动证明修炼法轮功的人是最好的，修炼法轮大法是亲朋好友最大的荣耀。

我回家安顿下来，并找了份临时工作，这样我有个私人空

间，以免二十四小时都处在家人的监视下。师父要求我们从好人做起，我觉得我所到之处就应该让别人受益。于是我改变了以前争辩的心，用行动代替说话，我和家人的关系也有了微妙的改善，左邻右舍我能帮就帮，出入都向他们问好，和老人家长谈心，教导小朋友们要懂得行善积德，孝敬父母长辈的道理。渐渐的，我成了那片地方传颂的好人，大家都羡慕的说我父母养的孩子就是好，懂礼貌又乐于助人。父亲听了心里很高兴，但是还是反对我修炼，没有谈和的余地。

妈妈的身体逐渐好转，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父亲看我虽然没有以前的尖牙利嘴，但修炼法轮功的态度却一天比一天更坚定。

一天，爸爸找我聊天，说很久没有和我聊天了，自从我修炼法轮功后，我不再象以前那样和他谈心了，以前和他聊到半夜都不知道睡觉……我没有出声，在心里想，以后你会觉得我比以前更好。他沉思了一下接着和我说：“你知道吗？每天全家人都在想着怎么对付你，我对你已经没办法了，你走吧，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一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点点头。

就这样我开始了堂堂正正的修炼之路。

弟弟走进了大法

自从能堂堂正正的修炼后，我的弟弟和侄女，还有父母，在机缘巧合下都来到了我的身边。大法的美好通过我还有其他同修一点一滴渗透他们的心灵，溶化他们那颗被党文化毒害的心。

弟弟受益最大。因为我的关系他能接触到不同的同修，他们会和他从不同的角度去谈大法的美好。渐渐的他对大法有了正面的认识，不久也走入修炼。如今他对大法很坚定。因为根基好，对大法的理解和认识都超出一般新学员的认识，而且师

父还赐他一双慧眼，他能一眼看出这个人的品性、为人、性格特点，他还梦到我与他的前世关系。原来他过去世是我的儿子，难怪我对他的疼爱就如母亲一般，很能包容他。弟弟修炼，改变了他的固执、任性和脾气暴躁、冲动的个性，也改变了喝酒的恶习，给父母带来很大的安慰。如今他孝顺担当，能把家里安排得很好。父亲很感慨的对从小看着我们长大的大姨说：“我知道我这个儿子会变，我没想到他会变得这么好，让我这么放心。”

如今，我父母逢人就说他的孩子如何孝顺，现在是如何的幸福，妈妈一见到我们，脸上就挂着幸福的笑，虽然现在家里不宽裕，生活还是很紧张，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很充足，很幸福，我相信中国的那句成语：家和万事兴。确实是这样的，如今我们家有俩人炼功了，那佛光普照可想而知。

哥哥一家都变了

我的哥哥一直是家人的一块心病。他不但赌博成性，而且总爱占家里人的便宜，对外人大方，对家人小气，所以常常和爸爸为一点蝇头小利争得不可开交。再加上哥哥小的时候，妈妈病了好几年，家里穷得连锅都揭不开，父亲为了谋生，不得不远离家乡在外奔波谋生，后来把妈妈也接走了，只剩下哥哥一人在家，如孤儿一样没人管、没人理，经常逃学，直到爸爸工作稳定下来以后才把他接到身边。期间哥哥吃了多少苦，可想而知。从此也种下了他怨恨父母的种子。

再加上当我和妹妹、弟弟出生后，家里越来越宽裕了，我们三个几乎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弟弟更是被父母捧着长大，吃的自是家中最好的，哥哥心里更不平衡了，再加上爸爸性格冲动，处事极端，把利也看得很重，也是造成哥哥和爸爸的关系一直很紧张、矛盾很多的原因。

哥哥和嫂子关系不好，经常为钱吵吵闹闹，根本不关心自己儿女的成长，侄子和侄女长期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心情

郁闷，都想早点离开这个没有温暖的家。侄女得了自闭症，拒绝和外界的一切人联系，连坐公车还担心她会不会走丢了。

我把侄女接到我身边时侄女才十六岁，但已是满脸的沧桑忧郁。我和弟弟经常鼓励她，用大法的法理打开她的心结。经过半年的努力，侄女终于恢复了正常，如今既坚强又活泼。有一次她紧紧的抱着我说：“姑，别人都以为我不幸福，他们怎么知道我有多幸福！”现在侄女不但懂事而且能独立处理自己的事情了，自己赚钱供自己读书，不让家里人为她操心。

侄子暑假来到我们身边。由于家庭和社会的原因，扭曲了他的价值取向，以为这世界上只有钱才能解决问题，没有钱什么都做不成，因为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他沉迷于网络游戏而不能自拔。虽然他很聪明，但却只是小聪明，处处事事为利出发的聪明，对人不宽容，对家人存在敌意。因而在外常常碰壁，事事不顺。

我和弟弟就通过发生在她身上的碰壁事件，慢慢的引导他，告诉他真诚、善良、忍让是人应该遵循的处事原则和态度，常常给他讲大法的美好，在言传身教中，在我们温暖的呵护下，他很快转变了人生态度。在他这次回家之前我感觉到他不想离开我，他忍不住的对我说：“在这里，我至少知道自己在干嘛！”整个暑假他都很听话，认真学习画画，想不起来上网。尽管我和弟弟很忙，没太多时间管他，他总默默的在一边等我们，感觉和我们在一起心里就踏实。这让我想起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上讲法》的法：“我不是讲过一人炼功全家受益吗？最起码你所带的能量场是对你全家人都有益的，因为你是在正法修炼，所带的那种慈悲祥和的力量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的状态。”

这次孩子回去，哥哥感受到他的孩子的变化。他和弟弟通了电话，讲了许多他自己过去的许多不是，表示今后要改变，要对家人好，对爸爸妈妈好……

和哥哥谈完挂上电话，弟弟马上给我打电话，一听到我的

声音就泣不成声了，他边哭边高兴的说：“姐，我这是高兴的哭，刚才我和哥哥通话了，哥哥和我讲了很多……我等了这么多年，我不就盼着咱家能象今天这样吗？哥哥能改变，我们一家人就能和睦……”我安慰他说：“这就是佛光普照，这都是因为咱俩修炼了，师父给我们化解了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我们家才能有今天！”弟弟很认同的说：“是啊，感谢师父！”

师父呵护着我全家

“一人炼功全家受益”^[4]在我们家屡屡展现。师父时时呵护着我，也呵护着我的家人。

去年海南发生了大台风，连有的烂尾楼都吹倒了，可哥哥在海口正对着风口的谋生的房子却一点事都没有，那一天正巧就有一辆满载货物的大集装箱卡车停在他家门口，遮挡了大风。

还有，我爸爸今年在为经营的农场扩路时，烧路边的草时引起火灾，烧掉了别人的两亩树林。林场的主人看到我爸爸年岁那么大还奋力灭火，劳累过度且肺部因烟熏引起肺病复发，就一直关心爸爸的身体的情况，要的赔偿也是最少的，仅仅一千五百元。这大大超出我们的意料。不仅如此。爸爸肺病复发住进医院。象他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演变成肺癌，情况是非常危险的，然而，他除了肺有些炎症外，基本没问题。我和弟弟都知道，是师父不仅帮我们化解了火灾的困境，也让爸爸度过了肺病这一大关，若没有师父的呵护，他这一关不堪设想。

经过这一次事件，妈妈非常相信大法和师父，每天诚心的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那天，弟弟向爸爸和妈妈坦诚的说了他已经修炼法轮功了。刚开始爸爸有些接受不了，弟弟就问他：“你是要以前的儿子，还是现在的儿子？要以前的儿子，那我现在就变回你以前的儿子……”爸爸无语，妈妈果断的说：“我要现在的儿子！”

爸爸看到妈妈、弟弟和我都乐了，他自然也就默许了。

回想这几年的修炼，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就先写出这一部份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感谢师父的一路呵护，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和照顾，让我这个新弟子在短短几年跟上正法进程，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有机会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这是我的无上荣耀！

注：

-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五》〈二零零五年加拿大法会讲法〉
-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苦其心志〉
- [3]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 [4] 李洪志师父著作：《澳大利亚法会讲法》

明慧法会 | 带头做与默默配合

文：黑龙江大法弟子

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呵护下，走过十六年风云变幻的正法修炼路，我深切的体会到，大陆环境下协调人的责任和使命真的很重要。既要有勇气发挥好协调、联系、召集人的作用，还要时时修好自己，否则证实自我的心越强，越容易招来同修的依赖和崇拜。这不仅影响同修走正自己的路，还会给邪恶钻空子，从而给自己的修炼带来麻烦。

两次深刻的教训

两年前，发生在我身边的几件事，让我很困惑，明明知道同修们很依赖我，可我怎么也跳不出来。后来两件很触动我心的事，我找到了我应该走正的路。

一次，外地同修来本地交流，他们地区的协调人怕心都很重，互相嫉妒，不会修自己。我就很敞开的谈了我在这些年来在邪党警察派车、安排人员，甚至在我邻居家监控我，派特务来我家监视我的情况下，我是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以一颗

宽容大度的胸怀做好协调工作的体会。本愿是启悟同修不要被邪恶制造的假相带动，相信我们的路是师父安排的、要宽容的对待身边的各种状态的同修，这是做好协调的基础。

可我的发言一结束，外地同修就说：我说你们地区为啥做的这么好，我们地区为啥就不行，听了你的发言我明白了，我们就是缺少一个像你这样的协调人。当时我听后两个感觉，一个是很遥远的感觉很欣慰，毕竟得到了同修的认可；另一个是很难受的感觉，嗓子里象被塞进了一块东西，堵得我喘不过气来，看着同修渴望我再谈谈的眼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同修走后我就反思自己的发言。在师父的法理启悟下我终于明白了：这不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悟我吗？只有我的发言是证实自己的时候，同修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我是在证实大法，同修就会说，看来我们还是应该好好静心学法，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因为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1]

还有一件事，本地邪党监狱，酷刑逼迫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放弃信仰，有三名大法弟子相继被迫害致死。大家在一起交流，都一致的认为，必须抓住这件事揭露迫害，广传真相救众生。协调人分头去给三家家属讲真相。

由于此前我已经感受到了同修们对我的依赖，这次我没有承担具体的项目。有一家的家属都是常人，哥哥还是一个单位的党委书记，同修们去了几次都没有讲明白，于是就把他的一个姐姐约出来，几位协调同修异口同声的说必须我去讲。尽管我当时感受到了这还是依赖，可是大家都叫我去，我还是配合吧。见面后，我就开始讲，最后这位家属说：看来我们接触晚了，要是早点接触你们，不会这么被动。她主动提出让我们再和别的家人，特别是和被迫害致死的同修的哥哥讲讲；还特别提出要与我们建立联系方式和选定联系地点。

家属的话音刚落，一个协调同修就瞅着我说：在你家附近

找个联系地点。家属走后，我说：咱们有分工，你怎么又开始依赖我了。他很激动的说：我不是依赖，因为我没有你做的多，没有经验，说不好，要是我行，我谁都不用。同修说完，我没有向内找，就说：你这还不是依赖吗？就是依赖的已经成为习惯了，都觉察不到是依赖了。前几年无论是请律师，还是给家属讲真相，别说依赖别人，我想听听别人的体会都没有，现在毕竟是走到今天了，你们能听到我们那个时候的体会和教训了。不去做永远不会，也就永远依赖。

说完这番话，我自己心里很难过，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要找自己。回到家向内找，我反思刚刚发生的事情。同修的依赖就是我没做好造成的，我没有把指导我做事的法理和大家交流好，同修看到的就是我把那件事做了，做好了，认为是我有能力。我还有不信任同修的心，每件事来了都很急，急做事的心，就想赶快把事做成；又有觉得自己行的心，这样没有给更多同修锻炼的机会。

这两年，我开始注重修去证实自我的心，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中，找好角度多做圆容补充。仅举两例。

我不参加的法会开的成功与失败

解体地区洗脑班的项目涉及到周边市县。同修们由于对这件事有不同的认识，所以配合的不够好，同修提议召开一次由相关地区协调同修参加的交流会。

过去像这类的交流会我是必须参加的。这一次，我和牵头同修说我不参加了，这位协调同修说啥也不同意，同修还真的说出了很多理由，比如她说：就咱们本市的交流你不参加，不让同修依赖你我能理解，周边地区都是一些老协调人都来，你不参加绝对不行。这次我没有被带动，我觉得我们证实的是大法，交流会是解决同修在配合上的心结，是让周边同修把心里话都说出来，然后在法上交流，不是靠人的能力去说服周边同修，而且周边同修对我也有观念，我要是参加了会影响同修的

发言。那天和同修交流了半个晚上，她同意我不参加了。

开完会后，同修们对交流会所起到的效果褒贬不一。有的说整个场被不正的主导了，几个地区说了很多负面的话，还说如果你参加了绝对不是这样。听到同修的这些话，我向内找，知道还是前几年我的争斗心、好胜心、证实自我的心造成的，本地区也被我带动的好胜，总是想让其它地区配合我们。于是我和同修进一步交流。同修认识到了，周边同修不配合正是这些年在被迫害中形成了很多负面思维，不敢往前迈步。如果象邪党一言堂，以我们悟到的理当作标准去说服别人，即使同修配合了也不是发自内心的，也只是形式上的配合。所以说，这个交流会应该说开得很好，起码说，大家都能敞开心扉表达自己的想法，为下一步深入交流和整体配合打下了基础。

通过这次交流，同修都找到了自己的差距。有位同修说：有师在，有法在就足矣了，我们应该相信师父就在我们身边，路怎么走师父早已铺垫好了，我们只要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就行了。法会开的好与不好不是用是否统一了认识作为标准。

自那次交流后，我发现同修不但对我的依赖心放下很多，我自己证实自我的心也掉了很多，主要表现在我不再为一件事的表现而带动了，会配合同修补充做好。

营救同修中怎么摆放自己位置

我更相信，当我们走正路的时候，师父就会帮我们。

在解体洗脑班的过程中，有几位同修被同时绑架迫害，其中有一位老协调人。知道消息后，我的心情很不好。以前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我都是大包大揽的去做，从与同修交流、到给家属讲真相、到请律师、接待律师以及给律师讲真相，甚至把律师接到我的家里住。自从我明白了证实法是大家的事、救度众生是整体配合、人人都有使命和责任后，我就多和同修交流，让更多的同修都有做好和成熟的机会，可是这次毕竟是一位我们在一起配合多年的协调人被迫害，其中也有我一份责任在里

面，我应该怎么摆放自己的位置呢？心里很矛盾。

这时同修的妹妹也来找我，哭诉着营救过程的心路的艰难，一再说：以前你怎么想、怎么做我不管，这次我姐姐被迫害，你就应该如何如何。此时，我真的想一口答应下来：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做。可是，这么做是不是又走以前的老路了，我心里矛盾重重。

关键时刻师父点悟我“真心为别人好”[2]，特别是“真心”二字，简直就是在敲击我的心。我心里一下明白了，这是她和更多同修走出来配合好的机会。我如果在情的带动下领着大家去做，不仅剥夺了同修做好的机会，对救度众生和营救同修都不会有好的结果。尽管那种放不下的情和面子让我很难开口，可我也必须放下人心、人情，所做的一切才是神圣的。于是我和同修的妹妹交流了我所悟到的理。她当时没有完全接受，我知道是我的心不够纯净。

后来在整个营救被绑架的几位同修、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我把自己定位在默默补充配合上，这一年多走过来，我很欣慰的是，更多的同修成熟起来了，不仅不再依赖我，也不再依赖协调同修了。

当同修不再依赖我时，有时候却有一种很失落的感觉，我清楚的知道这是我还有证实自我的心。今后只要我想到整体，想到他人，要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我就会找准自己默默配合、补充圆容的位置。我想师父一定会欣慰的。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

[2] 李洪志师父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